

■散文

那些树的模样

□田 华

无论离家多久，不管走得多远，那些树的模样你一定记得。

祖上传下来的老宅旁，多半长着枝繁叶茂的核桃树。“核桃树大，柴垛子高。”核桃树曾经是殷实之家的标志。新建的宅院旁，也必会栽上几棵小核桃树，和孩子们一起长大。

白杨树通常绕外墙栽一圈，又高又直，像守护家园的卫兵。这种树好栽好活，树身和叶子银光闪耀，树梢直刺蓝天，称之为钻天杨是有道理的。喜鹊最喜欢把窝搭在钻天杨上，只要听到喳喳喳喳的叫声总被视为好兆头。

院墙外也栽国槐，也就是土槐。土槐长起来慢条斯理，水桶粗细者，树龄少则几十年，多则上百年。土槐结槐米，因是药材而价钱不错，所以每年夏天摘槐米就是件十分重要的事。

杏树、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一般都栽于院内，而花椒树满身是刺，通常随便栽在菜园子或大门外，走路的过来将几把椒叶，摘些花椒也不大要紧，刺实在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摘不了多少的。

那些树开花结果的样子你一定比谁都记得清楚。每年最先开花的是桃杏，桃花红艳，杏花粉白，前者疏朗如梅，后者繁花满枝，各自成趣。接下来是娇嫩如雪的梨花、白中带粉的苹果花、火炬一样的石榴花，竞相开放的花儿招蜂引蝶，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。

当年，家中有秦冠和黄元帅两种苹果树。秋上收了果子，专门藏于一间房内，门上有铁将军把守。只不过锁子并不能将那丝丝缕缕从门缝和墙缝里飘出来的果香锁住。

除了果树，院子如果足够大，四周一定会栽上泡桐。泡桐树长得快，几年时间就会高过房顶。犹记得每年初夏，泡桐树会开出满树喇叭一样的紫花，女孩子最喜欢穿花成冠戴在头上。

时常忆起秋天的雨夜，伴随着泡桐叶上的雨水打落在青瓦上的叮当声，一盏昏黄的灯下，在那微微寒凉的黑夜，你常常捧着书本，沉浸于文字中不得自拔，那是终生难忘的一份美好记忆。

香椿树一般长在院子的某个角上，挺拔笔直，总有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。香椿芽是时令蔬菜，凉拌香椿，香椿炒鸡蛋，相信没有人不爱吃。香椿树开黄色细小的絮状花，有淡淡的香味。香椿树的果实是椭圆形，成熟后会炸裂，神奇的是每粒种子都有一对薄如蝉翼的小翅膀，朔风劲烈时，种子会乘风远走高飞，到很远的地方去安家落户，香椿树因此又叫会飞的树。

枣树和柿子树的地盘总在院子角落或屋后不显眼处，可见它们并不受宠。但没有一棵树不爱慕春天，没有一棵树能容忍阳光和雨水的忽视，它们会避开其他树木的层层封锁，努力伸展枝丫寻找生存空间，这就是歪脖子枣树总将身子探出墙外的原因。

还有楸树，开粉紫花，果实像“长豇豆”挂在树枝上，总是在院外，和核桃树不远不近做着伴儿。那些树当中，核桃木、杏木、椿木、枣木、土槐木木质坚硬，纹理细密，是硬木头，常用来做门边窗框、桌椅板凳、案板等精细家具。杨木、楸木、泡桐这些软木头，多用来做一



金星

第1171期

繁花油画 常蕊作

风吟四季

□王吉中

我的家乡金昌，是一座被风亲吻的城市。这里的风，从祁连山巅呼啸而下，掠过戈壁草原，穿过城市街巷，在四季轮回中吟唱着不同的诗篇。

春风拂过金昌时，总带着几分醉意。它轻轻唤醒沉睡的戈壁，让芨芨草探出嫩绿的尖芽，让红柳抽出紫红的新枝。这风里裹着沙枣花的甜香，混着泥土解冻的湿润，吹到人脸，像抿了一口醇厚的青稞酒。

夏日里的风最是善解人意。正午烈日当空时，它会从草原捎来凉意；傍晚暑气未消时，它又带着雨后的清新拂过街巷。这时的风像一壶冰镇的三炮台，透着薄荷的清凉，飘着茉莉的淡香。孩子们最爱追着夏风奔跑，看它掀起金色的麦浪，听它在白杨树间沙沙作响。

秋风起时，金昌就变成了一幅油画。这风像一位高明的画师，把戈壁杨染成金黄，将沙棘从点成绛红。它掠过麦田，沉甸甸的麦穗便跳起丰收的圆舞；它穿过果园，苹果的脸颊就泛起羞湿的红晕。秋风最懂人情，它会把打谷场上的麦香送到很远很远，让异乡的游子闻见乡愁的味道。老人们坐在场院边，任秋风梳理银发，他们说这风里有年轻时的故事。

冬天的风是位严苛的雕塑家。它带着祁连

山的寒气，把滴水成冰的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风掠过屋檐，冰凌便有了琴弦的模样；它穿过峡谷，岩壁就留下刀刻般的纹路。但金昌人不怕这寒风，他们知道，没有刺骨的北风，来年哪来醉人的春风？你看那戈壁滩上的风车，正迎着凛冽的北风加速旋转，把刺骨的寒意转化成温暖的光明。

金昌的风，是伟大的艺术家。御山峡那些奇形怪状的风蚀岩，是它用千年时光雕刻的作品；巴丹吉林沙漠里优美的沙丘曲线，是它随手描绘的素描。这风不知疲倦地在戈壁上创作，时而粗犷，时而细腻，把整片大地都变成了它的画廊。

如今的金昌人，早已学会与风和鸣。我们建起成片的防护林，将亘古不息的风化作照亮夜晚的星光；我们沿着风的方向播种，让荒漠长出希望的绿色。风教会了我们坚韧——像红柳一样在狂沙中挺立；风也教会了我们温柔——像春风对待每一株新芽。

如果你来金昌，一定要感受这里的风。站在龙首山上，看风如何推动云影在戈壁上作画；漫步紫金花海，听风怎样在花叶间低语。当夕阳西下，晚风拂过你的发梢时，你就会懂得，为什么金昌人总说：我们的风，是会说话的风。

或许，当我们谈及“龙”和“泉”这两个意象时，大多想到缥缈的神灵、虚构的神话。龙是无所不能的化身，泉是上帝赐予的恩泽。但是，金昌市龙泉景观带的建立，不是凭一己吹灰之力改天换地的神话，而是镍都儿女万双手共同绣出的锦缎。

曾几何时，祁连山的雪水，也在金昌的褶皱里迷了路。

那是被人们忘却的西干渠，是裹挟着工业喘息的龙须沟，是这座城市不愿示人的一道伤疤。这条沟壑本是农田灌溉的水脉，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沦为排污通道。头戴白帽的孩子们捂着鼻子跑过，嘴里嘟囔着戏称它为“黑龙”。所以，当金昌人民提出要医治这条龙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。

是啊，那些托举过锅炉、冶炼过金属、和白毛风扳过手腕的手掌，谁曾想过会操起细柳一样的针线，在戈壁荒原上绣出一条清澈的河呢？

可是，金昌人偏要逆着风沙写诗。步入21世纪，生态文明的春风吹过祁连山麓，金昌市委、市政府下定决心：要用绣花功夫治愈这道伤疤。工人们从淤泥中挖出陈年的铁锈、断裂的皮靴，甚至半截嵌着草茎的自行车骨架……这些工业时代的遗骸在阳光的法庭下曝晒，仿佛是一场迟到的审判。然而，春风自有妙笔。当季候风又一次漫过沟谷，曾经的龙须沟已化作蜿蜒的龙泉景观带。两岸废纸箱似的平房变成齐整的灌木，淤堵的河道变成粼粼跃金的绸带，昔日漂浮铁锈的水面，如今游弋着银鳞闪闪的锦鲤。曾经被工业阴霾笼罩的天空，也舒展着万里无云的澄澈。

如今的龙泉，早已不是地理图册上一条单薄的沟洫。两千米碧波里，流淌着四季的光影。春日，沙枣花将芬芳织进风里，丁香紫雾般漫过栈道，柳絮落在水面，化作蜻蜓啄点水的靶心。盛夏黄昏，老人们摇着蒲扇沿河漫步，看晚霞坠入绚丽的飘带。秋霜初降时，层林尽染，槭树将朱砂倾入水中，福禄寿喜园的雕塑被镀上金边。冬日雪落，树枝褪去往日沉甸甸的荣誉，只有冰面下的暗流仍唱着温暖的歌。

夜晚和老徐在景观带散步，灯光上色，春风沉醉。老徐掏出口琴，吹起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我伴随着音乐向远眺去，西面的龙首山和龙泉景观带遥相呼应，山影凝练着苍茫的晚空，水光携云霞攀上青崖。目光拉回近景，那片曾经连草

■散文

龙泉新韵

□王墨杰

也种不活的渠岸，如今也和小姑娘似的簪满了斑斓招展的鲜花。老徐俯下身抓起一把土，凑到鼻尖嗅了嗅，又将其小心翼翼地抖落在花茎间，起身笑着说：“土地会记住我们的善意。”

有人说金昌人不懂浪漫，其实不然。金昌的浪漫不是江南的烟雨缱绻，不是锦官城的繁花似锦，而是在荒漠里播撒绿意的孤勇，是用双手凿穿命运壁垒的执着。这浪漫藏着与天较劲的倔强——当黄沙企图吞噬一切，金昌人偏以汗水为墨，在龟裂的土地上书写绿洲的诗篇；当工业在城市刻下疤痕，金昌人便以信念为刃，将文明废墟净化成靓丽风景线。

行走在龙泉景观带，每一步都踏在金昌人对未来的期许上。这龙泉，已然成为镍都儿女心中最璀璨的明珠，它不仅仅是一条河，更是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。金昌人用双手和汗水，将曾经的荒芜与伤痛，化作如今的绿意与生机。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和解，也是一次文明的觉醒。站在龙泉之畔，我们仿佛听见大地的呼吸，感受到生命的脉动。这龙泉，这金昌，正以崭新的姿态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，坚定前行。

“美丽金昌”生态文学
获奖作品选登

芨芨草记

□愚 翁

在西北的褶皱里，芨芨草用铁线般的根须，把乡愁钉进大地。这种多年生密丛植物，像大地亲手编织的绿网，在干涸的河床、泛白的盐碱地，甚至陡峭的山坡上倔强生长。深绿色的叶片如剑，茎秆坚硬却柔韧，即便被啃食、碾压或野火烧灼，春风一吹，便又挺起脊梁，撑起一片苍翠。

早春时节，芨芨草便率先探出头来。嫩绿的新芽顶着晶莹的露珠，在料峭的寒风中轻轻摇曳，很快就成了牛羊争相品尝的春日第一鲜。即便被啃得只剩下半截草茬，不出几日，又会冒出毛茸茸的新叶，像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战士。

盛夏来临，芨芨草丛长得齐腰高，柔韧的茎秆上缀满淡紫色的穗状小花。细碎的花瓣在风中簌簌飘落，宛如天空撒下的星屑。秋风掠过荒原时，这些小花渐渐化作金黄的穗子，饱满的种子随风飘散，在泥土里埋下新的希望。

最热闹的当属隆冬时节。冬至夜一到，家家户户抱出院落里的芨芨草捆，在门前堆起草垛，干枯的草茎瞬间燃起橘红色的火焰。大人们围着火堆祈福，孩子们则举着芨芨草火把，在田野上奔跑嬉戏。跳动的光照亮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，燃烧的草浪顺着田埂蔓延，仿佛一条条舞动的火龙，与此起彼伏的欢笑声交织成最温暖的冬日图景。

芨芨草不仅是荒原的守护者，更是乡亲们生活的好帮手。因其茎秆纤维含量高，坚硬且柔韧，人们用它编织各类用具。洗锅的刷子、手提的篮子、背柴的筐子等。记忆中，爷爷挥舞木榔头，将草茎砸扁浸泡后，就

能搓出坚韧的草绳；奶奶布满老茧的手中，柔韧的草茎能变成密实的席子；母亲用芨芨草编的篱笆，捞起滚烫的面条时还带着清新的草香。

秋收后的屋檐下，总晾晒着成捆的芨芨草。这些晒干了的草茎，既能卖给供销社换油盐钱，又能和走村串户的小贩换软儿梨。虽然日子清贫，却因为这些带着草木清香的小确幸，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。

生产队时期，拔芨芨草是每年秋收前的重要活计。天未亮透，男劳力就背着干粮和拔草棒出发了。祁连山浅坡上，芨芨草在晨风中沙沙作响。傍晚归来，手推车上摆着捆扎整齐的芨芨草，按斤记工分。拔芨芨草既是体力活，更是技术活——要用略带弯曲的木棒将草茎缠绕一圈，借着地势巧妙用力，既要完整拔出根茎，又不能折断。初学时，我的手掌常被锋利的草叶划破，有时整墩连根拔起，惹得众人发笑。

十三四岁时，我和伙伴们常跑到村南的沿沟滩拔芨芨草。我们将甘草扎成小扫把，带到学校值日；或编成囤子，装生产队分配的口粮。那些劳作的日子，连汗水都带着芨芨草特有的清香。

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。如今，塑料制品取代了手工编织的筐篮，农村生活不再依赖芨芨草。而田野上的芨芨草依然年复一年地生长，春来自然绿，秋至悄然黄，用最朴素姿态诠释着生命的坚韧。它们的叶脉里，藏着一个时代的体温，记录着几代人质朴而温暖的生活。那些曾经随处可见的芨芨草编织物，如今成了乡村记忆馆里的展品，承载着离乡游子记忆深处的乡愁密码。